

野客叢書

宋王楙撰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新平知

知平知

PDG

野客叢書卷第六

宋 長洲王楙著

荆公讀蘇文

冷齋夜語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覓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為知言。又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宣聖廟。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數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叙事典瞻。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若谿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為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出己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乖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為常取吳人以作為佐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戲語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邈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邈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絃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又茗谿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文為郎別厓此類甚多在退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所叶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志引皮日休詩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為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推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為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谿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大夫是極蔡邕傳作大夫是加彼咀矣

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咀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礙理者。他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於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潛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揚東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蓋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謬。亦不為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為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臧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奴捷我足。小婢提我裙。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蒼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並去聲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荆公詩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為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為文詠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荆公二人而已觀梁蕭子顯詩夫婿仕嫖姚十八賈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祐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疊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為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鏖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為陳後山詩故家文物尚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為平聲字用者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此遂以為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韋響昭雜變並會雅

聲遠姚。注：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飄姚乎愈莊。姚字無音，服虔之為是音，亦不為無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乎。

露盤

細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虡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潛然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為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賀所引青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為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晚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若路漁隱曰：玉直方詩話載是，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

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翻悞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是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以坡公直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曰月寒空塔曙幽夢綵雲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茗谿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載當時之語非自為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夫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漁隱云爾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弋人何纂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作纂。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
嚙。久嫌弋者纂。僕觀後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注纂本作纂。
法言纂。宋衷注曰。纂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纂。乃是纂字。又非纂字也。故陳子昂
碑曰。弋人何纂。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令我游冥冥。弋者何所纂。則用元字。梁肅四
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為思字。

攜家居省

晉宋以後。尚書官僚。多攜家居省。此例至陳猶然。虞荔有疾。帝欲臨問。令將家口入
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地。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省舊多鬼。崇尚書
周祐入居。卒於是。徐孝先攜家居之。兩年之間。其變遂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
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因知攜家居省。自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
聲。用恐別有理。僕謂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
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麀麀。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

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為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皋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為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為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學詩。康鼎來。康說詩解人。隱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為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謐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浦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

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畜。相子曰卒瘁。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之。

義儀同音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我儀二字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作蟻。徐廣音儀。船作俄。漢碑凡義皆作義。儀而司隸魯岐碑又作義。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為倚衡。倚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義等字同為一音。又觀賈誼鵬賦曰。請問于服子。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岑彭傳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釐。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為繼。漢人書災為蓄。正此音也。觀蓄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抵牾。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

言姓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聲姜穀梁以為成風以哀姜為說者則以哀姜既絕於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為非禮以聲姜為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成風為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為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為隱公母或以為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遞相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痞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噴嚏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嘿嚏祝云。有人說我。按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推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僕觀東晉賦。杜康。唯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為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為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為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燭右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瓊瓏愛後謝好箏。陳寵戚戚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消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滿坐唱歌客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

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叙舊游。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作詩。則所謂瓊瓏。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客滿英情。羅等。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饅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饅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肖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籩之實。糝。餅。粉。簋。鄭箋。今之饘。饘。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若谿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饅字。惟崔德符扣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劉郎不肯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豈古人詩未用饅邪。

野客叢書卷第七

宋 長洲王楙著

拾遺記言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貨為赭衣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為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餘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傳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楊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榘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蕭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為一詩言耳

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佳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百轉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為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寔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

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繹惠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設喻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論。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并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腸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夏鳴瑟。

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義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僕謂懶真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栢葉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等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為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

不識撐犁事

緬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聞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舉屬文。徒自成於駢。鮑沈元用。啟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